

紅旗飄飄



2

紅 旗 願 願

第 2 集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168 1/32 9 9/16 印張 247,000字

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0,000

統一書號: 100·9·271

定 价 八 角

07743

810
5065
2



第 2 集 1957 年 7 月 15 日出版

目 次

寄延安詩四首·····	董必武	3
和董老寄延安詩五首·····	朱 德	4
大渡河畔英雄多·····	楊得志	6
一个紅軍的經歷(下)·····	張友濟	14
獐牙山跳崖記·····	葛振林	39
野火燒不尽·····	張日清	49
南下归来·····	苗延秀	56
冲出黑暗的牢籠·····	何 洛	88
抗战时期昆明学生运动散記·····	史 靖	100
战火中的童年·····	南新宙	123

老共青团員回憶錄

燃燒的心·····	宋 炎	130
共青团員战斗在南京·····	陈 沂	148
旗手倒下,紅旗前进·····	謝雪囑	164
罗炳輝同志二三事·····	章 格	182
一位抗联將軍的故事·····	張 麟	188

黑夜里撒下的种子.....	万 正	196
宁死不屈的刘伏考.....	王 亮	203

小 說 · 散 文

四 嫂 子.....	海 默	207
海 滨 一 少 年.....	陈 允 豪	226
风 雪 大 别 山.....	史 超	241
黄 土 岭 战 地 旧 景.....	柳 杞	254
一 九 三 七 和 十 三.....	林 斤 澜	267
秋 葵.....	萧 也 牧	287

寄延安詩四首

董必武

韻事曾傳九老圖
而今四海多烽火

東都無警亦無憂
酬唱懷安乐意浮

黃河西畔北山陬
地僻更加封鎖緊

抗日民權最自由
不教佳話出延州

季子徐君氣誼投
指揮能事朱司令

希深君復亦風流
慷慨悲歌叶劍侯

巴渝飄泊几春秋
鼓吹休明吾豈敢

搜索枯腸試打油
謳歌御侮賦同仇

編者按：董必武同志和朱德同志的几首詩，是從續范亭同志保存的信稿中抄出來的。朱德同志在1942年5月14日致續范亭同志的信上說：“你屢次要我的詩看，我作得太坏，隨作隨丟，多不存稿。茲將去秋和董老寄延安四首略寫給你改正。”按董老時在重慶。朱德同志稱董老的詩為“寄延安四首”，現在就用它作為題目。

〔九老圖〕唐白居易居洛，與胡果鄭据等八人，皆高年不仕，日相招致，時人慕之繪九老圖。

〔東都〕唐時稱洛陽為東都。

〔酬唱句〕延安有懷安詩社，林伯渠謝覺哉路老和朱總司令等時有酬唱之作。

〔陬〕下又，旁邊，指山邊。

〔延州〕指延安，這裏的佳話指前詩懷安詩社事。懷安詩社的組成，董老是在1941

和董老寄延安詩五首

朱 德

敌后縱橫亦壯圖
神州尚有英豪在

三師担尽國家忧
堪笑法西意氣浮

黃河東岸太行陬
全仗人民同患難

封鎖层层不自由
奮拚熱血衛神州

朋輩志同意自投
澄清世界吾儕事

團成砥柱止中流
鸕蚌相爭笑列侯

抗戰連年秋復秋
烽烟迷漫黃河岸

今秋且喜禾如油
父老齊聲話御仇

連年抗戰几春秋
不畏前方征戰苦

試寫艱辛試打油
頻驚後路報前仇

年接到延安信后才知道的。

〔季子徐君〕春秋吳國季札和徐國國君有生死交情，這里指徐特立吳玉章二老。

〔希深君復〕宋謝絳字希深，林逋字君復，這里指林伯渠謝覺哉二老。

〔叶劍侯〕指叶劍英同志。

〔巴渝〕指重慶。“几春秋”指几年。

〔鼓吹休明〕大力贊美政治的美好和光明。“休”指美好。

〔謳歌句〕指歌頌抗戰。“同仇”，本詩經无衣篇：“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。”准备好武器，和您共同去对付敌人。指抗戰。

〔三师〕指八路军，当时八路军由三个师编成。

〔神州〕指中国。战国时的魏衍称中国为“赤县神州”，后省称“神州”。

〔法西〕法西斯蒂的省称，指日本帝国主义。

〔封锁〕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封锁太行山一带的解放区。

〔砥柱止中流〕砥柱，山名，在今黄河三门峡中间。砥柱在黄河中流，受到激流的冲击，兀然不动，比方能够承受时代逆流冲击的革命战士。

〔鹬蚌相争〕蚌张开壳，鹬去啄它，鹬的嘴给蚌衔住了。渔翁来了，把鹬和蚌都捉住了。这是战国策里的寓言。这里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，象鹬蚌相争那样，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。“列侯”指国民党里的统治者，他们看不到此，是可笑的。

〔后路报前仇〕这里说，不怕前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艰苦，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屡次在后面袭击是使人惊心的。前仇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下的仇恨。

大渡河畔英雄多

楊得志講

呵，大渡河！
你豪迈、倔強
仿佛脫韁的野馬
永不休止地奔向東方！
.....。

記不清這是誰寫的詩，但我愛讀它，每當讀到它，就會想起浩蕩蕩一瀉千里的大渡河！我就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，想起二十二年前的紅軍先遣團十八勇士強渡大渡河的一幕。

光榮的使命

1935年，我在工农紅軍第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當團長。

那年5月，我們強渡川滇邊界的金沙江，經過會理、德昌、滬沽、冕寧等地，行軍數百里後，來到了四川南部的大渡河邊。

大渡河是長江的一道支流，兩岸都是蜿蜒連綿的高山，河寬三百多公尺，水深三、四丈，我們去時剛好遇上暴洪，只見湍急的河水，涌卷着急流，閃着青光，噴着白浪，從很遠的地方就能聽到嘩嘩的水聲。這裡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，據說曾威震一時的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，率領大軍戰死在這裡。

“要朱、毛做第二個石達開！”蔣介石猖狂地夸下了天大的海口，為了實現他的夢想，他一面命令周輝元、薛岳、吳奇偉等數十萬大軍後面追擊，一面又命令四川軍閥劉湘、刘文輝，要他們抽調主力“精悍部隊”扼守大渡河、瀘定橋。

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,实现北上抗日计划,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,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们红一团全体同志的身上。一团由冕宁出发时,按首长指示,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,军委为了加强领导、充实力量,派遣刘伯承、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、政委,并把军团的工兵连、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。

“同志,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,这个任务关乎着十万红军的生命!”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首长指出的渡河的重大意义。

胜利的前奏

渡河前,我们做了周密的准备,经过侦察,我们知道,敌人在刘文辉的指挥下使用了数团兵力;三个所谓“骨干团”放在泸定桥附近,一个团在安顺场对岸把守渡口(这个团的主力在下游十五里处),下游三十里处另有杨森两个团防守。

经过分析,我们决定选取安顺场为渡口。

在大渡河西南岸的安顺场,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,那里有两个连的敌人守着,渡船只一只。红军要强渡过去,首先得消灭南岸敌人夺取渡船。

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,我们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多里的大山坡。

山坡上只稀朗地散着几座房子,站在这里可以听到大渡河的嘩水声,朝着老百姓指点的安顺场方向看去,只见山北面漆黑的夜空闪着几点灯光,仿佛冬天昏暗的夜空出现的几点星星。

部队决定略作停顿,等待命令。一天一夜一百四十多里的急行军是够疲劳的了,战士们一停下来就倒下呼呼睡着,我乘部队休息又找附近的老乡继续了解情况。

我接到指挥部的命令: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,夺取渡船强渡过河!

我与团政委黎林同志研究后决定:一营随我行动强夺安顺场,二营由黎政委带领至下游十五里处敌人团的主力对岸佯攻渡河以

便吸引敌人主力，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。

我們的决心，很快地变为部队的行动，疲困的战士从滑溜的泥地上爬起来繼續行軍。

天漆黑漆黑，还下着毛毛細雨，我們几乎一边摸索一边前进，大約又走了十多里，我們已經靠近安順場了，“一营的部队分成三路展开战斗动作”。三个連象三把尖刀，穩穩地刺向敌人。

安順場的守敌做梦也不会想到，紅軍来得这样快，他們还認為我們沒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！几个軍官正逍遙地在屋內打牌。

“哪一部分的？”我們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，敌人認為我們还是他們自己一个鼻子出气的人。

“我們是紅軍！繳枪不杀！”紅軍战士的吼声象春雷划破河边的夜空。

“乒！”敌人听說是紅軍慌乱地开枪了，可他們已經晚了，一下子四面都是我們的火力，“通通通”、“都都都”我們的火力对准敌人。頑抗的自己倒霉，活着的都当了我們的俘虏，敌人逃啊，跑啊，两个連沒有讓我們打上勁就垮了，算算時間还不到三十分鐘。

部队占領了安順場，我正在一間小屋里，为渡船伤腦筋，突然听到“哪一个？”的喊声，通訊員一听声音不对，急忙拿起枪来“不要动！繳枪！”果真是敌人，他們摸不清我們情况，乖乖地繳了枪。原来这几个敌人，正是从河边跑来的管船的家伙。我一听说船，急忙要通訊員將俘虏的班長送到一营去，想法把船弄来。

一营花了好大的勁，才把渡船弄到手，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只船，現在这只船成了我們渡河的唯一希望。

决定渡河过去，可現在一无船工，二无准备，还是沒有法子过去。渡河决定推迟到第二天。那一夜，我一夜沒有闔眼，我在安順場街头的小屋里踱着步，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問題，我为眼前不能渡河而苦惱。我走近窗戶打开窗子，讓夜风进来。

窗外一片寂靜，偶然可以听到一两声枪声，天空的烏云也散了，月亮露出了头，但它的光还是有气无力，我借着月光朝着北方

勉强可以看出对岸隱約的山峰。

“怎么过河啊，这又寬又凶的河！”我把头探出窗外，心中默默想着。

夜无边无际，随着時間，我想着一个問題又一个問題。

“渡河！渡河！”我滿腦子的渡河，我想到首長的話，心里又焦急起来。

“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！只有待到明天。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天亮以后

好容易盼到了天明，天倒是頂好的，瓦藍的天空綴着朵朵白云，似乎大渡河边的悬崖峭壁也显得格外庄严，河水一股勁地冲击、咆哮，活象要把这大地吞下似的。現在通过望远鏡可以看清对岸的一切：对岸离渡口一里許，是四、五戶人家的小村庄，房屋周围并有半人高的圍牆，渡口上下都是黝黑的岩石，散在它周圍的是几个距离不等的碉堡。估計敌人营的主力隱蔽在离岸一里許的那个小村庄里。敌人企图在紅軍渡河部队登陸后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，来个反冲锋，压迫紅軍下水。

“先下手为强！”我默默地地下着决心，盤算着如何对付这批狡猾的敌人。

我命令炮兵連三門“八二”炮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的陣地上，輕机枪和特等步枪射手也隱蔽地进入河岸陣地。

火力都布置好了，可留下来严重的問題还是渡河。

昨天一夜，我把問題都考虑过了。

我們首先設想了舢舨，可不成。河寬三百公尺，汹涌的水浪夾着大鑼似的漩渦，舢舨过不去，就会被滾滾的急流卷去。

架桥呢，我們也算过了，每秒鐘四公尺的流速，別說安桥樁，就連插根本头也困难。唯一的希望还是那一只渡船。于是我又把寻找船工的命令交給了一营長。

部队开始行动了，派出了許多人到周圍的山溝里去找船工。

一个、二个，又是一个……，好容易找到了十几个。

十几位船夫答应把我們送过河去。

我一定要去！

船工找到了，我們決定按时强渡。

一只渡船不可能把全部战士都运过去，只能挑选几个人，可挑誰呢？我把挑选渡河人員的任务交給了一营長孙繼先同志。

孙繼先同志回来一下子被战士圍住了，当他們知道決定組織渡河奋勇队时，誰都想要求参加第一船，作个渡河先锋。

時間已經过去一个小时了，渡河的任务不能允許拖迟一刻鐘。

“怎么办？”一营長向我請示。我看看大家情緒又是高兴又是焦急，高兴的是我們的战士个个勇敢，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事情就难办。“决定一个單位去！”我回头告訴一营長。

孙繼先同志决定从二連里派十几个人去。二連集合在屋子外的場地上。

場地上靜得很，只能听到河边傳來嘩嘩的水声。“熊尚林、曾会明、刘長发、張克表”叫到名字的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臉，臉上流露着滿意的神情。

一个、兩個……，十六个名字叫完了，十几个勇士都在外面，我看看他們，一个个都虎彪彪的，一营長眼力不坏。

突然“哇！”一声，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，嘴里直嚷着：“我也要去！我一定要去！”他一边哭一边嚷着跑向营長那里。他是二連通訊員，营長看看他。

停了一下，“去吧！”营長被眼前的場面感动，例外地批准他参加渡河奋勇队。通訊員听到营長允許他，赶忙擦去眼泪飞也似的跑到十六个人排的队列里。

十八个勇士(連孙繼先同志在內)每人佩帶一把大刀，每人背一枝花机关枪(冲锋枪)、一支短枪，每人帶五、六个手榴彈，并且帶着工作器具，以二連長熊尚林同志为隊長。

大渡河边还是象方才一样，只有河水冲击咆哮，我用望远鏡看看对岸，敌人象是很安靜。

庄严的时刻

庄严的时刻来到了，熊尚林帶領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。

“同志們！十万紅軍的生命，就在你們几个人的身上。坚决地渡过去，消灭对岸的敌人！”

渡船在这热烈的鼓舞中离开了南岸。

敌人发急了，向我們的渡船开火。

“打！”我們的炮兵向敌人开炮了。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。“通通”兩下，敌人的碉堡飞到了半空，我們的机枪，步枪也發揮威力了，射手們比渡河的勇士还要緊張，每一个人都發揮了高度的射击技术，炮弹一个个炸在对岸敌人的碉堡上，机关枪象暴风雨一样地卷向对岸，划船的船工們一槳連一槳拚命地划着。

渡船随着汹涌的水浪颠簸前进，船的四周滿是子彈打起的浪花，大家都用眼睛看着，几乎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渡船身上。

突然，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，炮弹掀起一个巨浪，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蕩起来。

“完了，完了！”我为渡船着急差点叫出声来。渡船随着巨浪起伏兩下后，终于平靜下来了。

渡船繼續在前进，越来越靠近对岸了。渐渐地只有五、六公尺了，勇士們都站上了船头，待接近时，不顧一切地往岸上就跳。

突然，对岸山上又滾下一个手榴彈，一个滾雷，滾到半山只听到“轟，轟！”兩下，冒起一陣濃郁的白烟。看来敌人真要实行反冲锋了。不多久，果然，从望远鏡里清楚地看到，敌人就从小村子里突出来。

“敌人不下二百人，而我們只几个人！”我頓時緊張起来。奋勇队背水作战情势非常紧急。

“給我轟！”我命令早已准备的火力。

“轟轟！”又是兩下巨响，赵章成同志发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左

的在敌群中开了花。接着重机枪又伸延射击，李得才同志的那挺打得最准。

“再来一个！打，狠狠打！”陣地上揚起一片呼声，敌人潰退了，慌乱地四散逃命。

“打！打！延伸射击！”我再一次地命令着。

又是一陣射击，已經上了岸的勇士乘机俯身冲了上去。勇士們又用輕重武器組織严密的火力压向敌人，敌人敗退了，我們的勇士占領了渡口工事。但周圍还是敌人。

过了河的船很快的又回来了。八个勇士在营長孙繼先同志的帶領下，又登上了渡船。

“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前进，支援第一批登陆的同志。”我看見營長下船这样叮嚀着。

船离开岸了，飞速地向北岸前进，山上的敌人又繼續向河心射击，这一陣子可真激烈，敌人孤注一擲，企图組織全部火力封鎖我們后繼登陆部队。

小船在浪里颠簸着，冲过一个巨浪又一个巨浪，避过一陣子彈又一陣子彈。

船漸漸地駛到边了，突然又是一梭子机枪子彈，我急忙拿起望远镜，只見一个战士捂着自己的手臂。

“他怎样？”沒待我想好，又見小船飞快地往下滑去，只几十公尺，“嘭！”一下，小船撞在一块大石礁上。

“糟糕！”我一边說一边看看江中。只見几个船夫用手撑着石岩。水嘩嘩地流着，噴起白浪象是要把小船掀翻似的。礁石兩边的水急急流着，要是再往下滑，滑到礁石下游会合处，非翻身不可。

“撑啊！”我緊張得似乎心都要崩了。

突然从船上刷地跳下四个船工来，他們涉水用背頂着船，他們吃力地頂着，船上另外四个船工又用竹篙撑着。推进的速度极慢，几乎十分鐘还不能推进一公尺。小船頂上子彈呼呼地响着，十分鐘，又是十分鐘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只推了一半。足足一个小时，他們才靠近岸。我这才噓了一口气。

一陣炮响，山上敌我火力又接上了，敌人又是一陣滾雷，并且吹起号子发起冲锋。

“繼續射击！”我命令南岸火力压住敌人。

炮弹、机枪彈一批又一批的送上对岸，步枪射手們也努力地瞄准射击。敌人在烟幕中仓皇逃命。

此刻，我們兩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，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，十八顆手榴彈一齐扔出去，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，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。号称“双枪將”的川軍被杀得敗不成軍。拚命往北边山后面逃，我們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。

过了一会，这只唯一的渡船又回到了南岸，于是，由我帶領几名重机枪手坐第三次船到对岸，扩大战果，巩固陣地。这时，天色已有些晚了，第四船、第五船，一船又一船的紅軍安全地从河面上渡过，我們又乘胜追击敌人，在河的下游又繳了兩只船，使我們渡得更快了。直到第二天上午全团才完全渡过。紅一团强渡大渡河的完成，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强夺瀘定桥。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迹将与其他光荣的革命史迹一起，永远被人記入革命史册。

“前有大渡河，后有金沙江，几十万大軍追、側、堵，共軍有翅也难飞！”

“叫朱、毛做第二个石达开！”渡河前我讀到过匪軍貼的这样的标語。大渡河毕竟渡过了，紅軍沒有翅膀过了金沙江，讓蔣介石自己去欣賞他的夢囈吧！

万里风雪盖高原 大渡河水浪滔天

.....。

我又一次的想起那首詩。

(張重天記)

附記：十八勇士一度曾被認為十七勇士，楊得志同志認為正確地說應該是十八勇士(其中包括營長孫繼先同志)，文中敘述經過，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時間較長，故虽竭力回忆，恐个别地方仍有錯誤。請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們指正。——笔者

一个紅軍的經歷(下)

——这里所記的是紅軍老战士陈茂輝同志
講的他所亲身經歷的故事

張友濟

到敌后去

我們从九堡紅軍医院出来的十几个同志，一路避开敌人，翻山越嶺地走了十来天，到达福建長汀四都，找到了組織以后，都有了安排。

“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。”毛主席領着我們的主力队伍开始長征了。而我們这些“掉队”的人，在党的领导下依旧擎着战斗的火炬，在以后三年漫长的黑夜里照亮着国民党反动統治下的人民的心。

这时候，福建省苏維埃机关也撤退到長汀的四都，这里四周圍已經都是敌人了。为了突破敌人的包围，張鼎丞主席奉中央命令到敌后永(永定)埔(大埔)去开展游击工作。一天，他把七八十个干部召集在一起，临时組織了一支干部游击大队，命令刘永生同志任大队長，我任政治委員。

我們一共帶着四条花机关、十几支步枪，各人身上又帶了几顆手榴彈，便保护着張主席出发了。

正如我們离开九堡的情况一样，沿途都看到敌人放火燒山，搜索我們紅軍。一个星期，我們一路摸着敌人燒过的山头(估計他們不会再来)，掩藏着前进。走到上杭才溪，远远看見我家鄉的岩下山正在燃燒，冒着滾滾的濃烟。蔣介石軍隊正在那里蹂躪我們的父老、乡亲。我們的心感到火灼似的疼痛。

当晚，我們在一个山头停下来，張主席命令我去找群众了解一下情况。我先摸到河北村一个姓江的亲戚家去。他一看見我就神色緊張地問：“你还跟着共产党嗎？你不怕全家遭殃嗎？”瞧他那胆小的样子，我想在这样火燒眉毛的当儿，話不投机半句多，連忙告别，赶到附近麻壩里村另一个亲戚家去。还没敲門，忽然听到国民党反动派的“联保哨”，不知道在哪里打鑼嚷着“有土匪！”只見村子远处手电筒的光閃呀閃的。

我連忙跑开躲起来。在一个山崗子上，看到老百姓白天曝晒的三竹席的山芋干，大概是主人忘記收回家了。我喜出望外，居然把“十面埋伏”的威胁都忘得一干二淨。

“对不起，我实在来不及征求你的同意了，我的乡亲，把它卖給我們游击队吃一頓吧。我們一路跋涉而来，除了喝点溪水止渴，已經兩天沒有吃东西了。”我一边嘟囔着，一边掏出一块銀元擱在地上，隨即解开背在身上的被單，把三竹席的山芋干全都包好，扛上肩膀，朝四下里望了望，飞跑着回到張主席那里去。

他坐在一块岩石上，一面啃着山芋干，一面听我报告情况。他仔細考虑了一会儿，霍地站起身来，把手朝山下的旧县河一指，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已經暴露了目标。只有连夜趟水过河，冲过敌人的崗哨，不能在这里坐到天明，等敌人来搜索。”当时我虽然看不見他的臉色怎么样，但是他的声音是非常鎮定而沉着的。

黑夜里，看不出河水的深淺。从前“暴动”的日子，我这个老“CY”^①也曾經屢次在这样漆黑的夜晚游过这条河，到山上去开秘密会。这回，我又跳进它冰冷的怀抱，心情和往日一样的热烈和激动。趟着趟着，經過十几分鐘，我終於摸到水淺可以趟过去的一条路。于是我們七八十个人半截身子浸在清寒彻骨的水里趟过去，从距敌人崗哨只有半里路的地方冲上岩下山。呀，离开我們脚下不过十几里，就是我的家哩！現在，我可顧不得它了！

岩下山上，我知道原来就有几家紙場。这个时候山上早已沒

① CY：“共青团員”英文名字的簡稱。